

惡如此哉

再論雲南夷情奏對

臣某謹

奏近該雲南鎮巡等官奏報緊急賊情荷蒙

聖恩軫念西南重地許設提督軍務大臣着兵部便會  
推素有威望曾經歷任彼處地方諳曉夷情的  
兩三員來看欽此今早兵部會官推舉得都察  
院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採運大木  
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黃棗三員堪任所  
舉皆當內梁材曾任雲南按察司貴州左布政

黃棗先曾巡撫雲南武文定雖不曾歷官雲南  
而勲望獨優此三臣者皆可付託但雲南之事  
急矣極弱救焚勢不容少緩若用黃棗先差  
四川採木今不知住劄何處齎

勅人員必得五六十日方纔到彼又恐其或以採木事重言  
具本辭免愈加遲誤不若於見在二員

簡用

命下即令其星夜兼程而去調度官軍以解倒懸之厄雲  
南百萬生靈之幸也謹具

奏



聞

錄進

審諭本

臣某謹

題去年伏承

聖諭命將所賜

審諭錄進照今類集自嘉靖六年九月起至十二月

終止共三十二通謹錄

進呈本年九月以前皆

諭內閣者侍與同事諸臣查類

進嘉靖七年正月以後奉有一十四通似難續入去年

之後宜照

御製詩集格例待奏季終裝冊上

進臣伏讀

審諭乃

皇上隨事應答不煩

運思未嘗屬草然比皆敬

天法

祖用賢圖治命德討罪邇民固本之言法度森嚴辭意

典重無一冗辭間字所謂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不過如此今雖未可垂示他人恐  
泄機事藏之

御筭良足為

聖子

神孫之法老臣何幸衣被

德言遭逢

曠典敢不身體力行鞠躬盡瘁以圖報稱臣言出肺腑

不覺鏤鏤謹具

奏

聞





閣論錄目錄

卷之一

奏對

論

章聖皇太后謁

世廟奏對

嘉靖五年十一月

論王邦奇指斥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論邊方在得人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論宮中

露禱奏對

嘉靖六年五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陳道瀛奏對二首 嘉靖六年六月

伏讀

聖製奏對 嘉靖六年

卷之二

奏對

論

世廟樂舞奏對 嘉靖六年六月

論遊兵將官奏對 嘉靖六年七月

論保全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八月

論御史鄭洛書奏對 嘉靖六年八月

論遷陵奏對 嘉靖六年九月

論大獄奏對 嘉靖六年九月

論進貢人夫奏對 嘉靖六年十月

論土魯番夷情奏對 嘉靖六年十一月

論足國安民奏對 嘉靖六年十二月

論慶疾人奏對 嘉靖六年

論漕運開河奏對二首 嘉靖七年

論都御史姚鏌辭職奏對 嘉靖七年

卷之三

奏對



論弭災急務奏對 嘉靖八年正月

論查革官員奏對 嘉靖八年

論常盈庫奏對 嘉靖八年

論請禱奏對 嘉靖八年二月

論赦書奏對 嘉靖八年二月

論邊務奏對 嘉靖八年三月

論用人奏對 嘉靖八年

論剿廣西八寨賊奏對 嘉靖八年

論言官周延奏對 嘉靖八年

論青羊山賊奏對 嘉靖八年八月

論作養人材奏對 嘉靖八年八月

卷之四

奏議

論弘

聖德奏議 嘉靖五年

論明典章奏議 嘉靖五年

陳今日切要五事奏議 嘉靖五年

辭免加官奏疏 嘉靖五年

薦起舊臣奏議 嘉靖六年二月

謝



恩奏疏 嘉清七年三月

論循

舊典以篤

親親奏議 嘉清八年二月

閣論錄卷之一

奏對

論

章聖皇太后謁

廟奏對 嘉清五年十月

臣某等謹

題連日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

世廟既成奉安

神主

聖母章聖皇太后欲至

廟一謁令臣等計議可否開具上

聞臣等竊見

累朝無

母后謁

廟之禮且未奉



明旨料

聖明制於舊典決不肯行不須別議今早司禮監官又傳  
聖意催進揭帖臣等已經畧述難行之故具題上  
請定奪間茲蒙

皇上親御宸翰切責臣等職居輔導國有重事正宜盡  
心調理補其闕失以去朕疑以贊成大禮却乃推  
詞非師保愛君之心臣等聞

命驚恐心神顛越罔知攸措伏念官居重任均被  
殊恩遇事不能早為開陳至屢  
淵衷頻頻不問罪責難逃且稽諸

今制既無

母后謁

廟之文其在

累朝並無

母后

廟見之事今

世廟告成雖古今殊典而

天子舉動自當恪遵

成法所以禮部官不敢越禮妄議臣等又豈敢阿順輕  
言仰惟



陛下之孝上通于

天古之虞舜文王亦不過是故

世廟之立

觀德殿之建

聖孝曲盡臣民胥悅豈容少有差失以為

聖德之累以貽後世之譏伏觀

陛下累奉

聖母面諭而未肯奉

命必欲決之臣等蓋大孝不貴於從親之命而貴順之

以道況

聖母含弘博厚古太妊太妣之儔若知其不可行豈肯

強

陛下之必行乎既而發下侍郎張璠詹事桂萼一本為奉

明命以議

禮制事臣等反覆閱之相顧駭愕不知所謂其所引唐

開元禮乃前代之事不可為法所引

令制

母后謁

廟之禮乃是

國初未定之制已經



祖宗更定久廢不行夫孔子之聖憲章文武自我

太宗文皇帝以來既內見

奉先殿

人主朝夕朔望行禮忌辰致祭

母后

中宮歲時瞻拜奠獻俱在其中而

皇后而立之儀亦止在

奉先殿行祭告禮蓋

奉先殿神位與

太廟神主一而已

祖宗之意誠欲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固非一時之因

循亦非禮官之失考夫以我

祖宗之聖神若禮當行豈容禮官失考而遂因陋就簡

以至於今哉粵自

太宗至於

武宗凡越

八廟皆率由

舊章莫敢違越而張璠等乃欲追復

祖宗之闕失

陛下之心必有不安蹈變亂之明條璠等之身亦恐無地



自容矣且

觀德殿之立正

奉先殿之意也

聖母追慕之情即此可盡豈必親詣

世廟而後得盡其情乎故臣等雖欲遵奉

明旨用心考議然實無可徵者竊謂奉安

神主宜遵照

前旨悉依禮部儀注不必紛更璵等所奏宜即報罷無

令惑人聽聞則

陛下因心之孝始終無議而臣等及禮官失職之罪亦

得免矣為此謹具

題

知臣等不勝惓惓

論王邦奇指斥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伏蒙

發下錦衣衛百戶王邦奇奏本內開本月二十日大學士

費宏石珪夜間到於臣一清家內商議伊本內事情

切緣王邦奇先次本下之時臣等四人公同擬稟上

請定奪公事公處豈有私言且臣等每日午後出閣回



家抵暮輒將宅門鎖閉不接賓客並無夤夜往來  
之事况秘閣嚴密日逐聚會若有所論儘可盡言  
何必夤夜相過自涉嫌疑各官一出跟隨承差官  
吏皂隸人等教多衆目所覩豈能相掩王邦奇所  
言委無跟據臣不敢不從實具  
奏及照本內夷情并合問人犯已有  
旨着錦衣衛拿監待齋戒後午門前會官鞠問但中間  
又多干礙費宏石琚私家事情臣等切思費宏等  
輔導有年荷蒙

陛下委任出乎常格各官亦思竭盡才力以圖報稱今王邦  
奇所指臣等雖不及知大約曖昧不明且以夜過  
臣家一節觀之可以槩見伏望

皇上天地包容乞

勅三法司錦衣衛止將甘肅夷情官員人犯鞠問其費  
宏等私家事情免行提究以全優待輔臣之體費  
宏幸甚臣等幸甚謹題請

旨

論王邦奇指斥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臣某謹

題爲憫無辜全大體求罷免以彰公道事臣於本年



正月二十九日因錦衣衛百戶王邦奇奏開稱本月二十日大學士費宏石琿夜到臣家商議伊本內事情切思臣等備員輔導

聖明在上公事公處豈有私言日逐出閣聚會若有所言無不可盡何必夤夜相過自涉嫌疑且各官若出跟隨人役數多衆目所覩豈能相掩王邦奇此言委無根據臣不敢不具從實具奏及照本內夷情并合問人犯已有

旨着錦衣衛拿監午門前會官鞫問但中間干碍費宏等私家事情雖非臣所及知大要曖昧不明之言且

以夜過臣家一節觀之其它可見款望

聖度包容將費宏等私家事情免行提究以全優待輔臣之體與大學士賈詠連名具題未蒙

批出後聞連日以官於午門前用刑鞫問其事情虛實臣俱不得與知但又聞將費宏石琿本月十九日二十日跟隨承差皂隸人等嚴刑鞫問未審曾否問出何情既而給事中楊言以王邦奇曾攀指千戶聶能遷葉鳳儀等意若有所教唆具本論奏奉

欽依這事情多官會問未結揚言如何報來奏擾錦衣



衛拿在午門前與各犯一併會問是何人教唆來說  
欽此仰惟

陛下明並日月既

命多官審問蓋欲從衆論之公何情不白何事可枉揚  
言乃遠衆進言誠為輕率

陛下怒而執之固不為過但彼乃言官言雖激心則無私

且

陛下方將大霽

恩澤以寬卹天下之人將使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其澤  
而法司乃於

闕門之外將承差皂隸干連之人嚴刑拶夾至再至三  
與鞫問人命盜賊無異彼情罪若當固不足矜倘  
或無辜受刑不無冤濫將不有負

陛下布德和令之初意哉况揚言亦係問官之數被拿  
與各犯一槩受刑其為班行之辱亦甚矣及照甘  
肅夷情并在先各官功過已該兵部及侍郎張璠  
題奉

欽依通行提督尚書王憲親詣彼處督同鎮巡等官查  
勘處置待其回奏

聖明裁處有罪者將何所逃京師萬里固難遠度臣亦



非敢冒昧有言但前項鞠問本月十九日二十日事  
情皆指臣家而言王邦奇所攀楊言所論亦干涉  
臣姓名在内心有未安言難終默伏望

皇上弘

天地之量寬

雷霆之威乞令法司將問過情由早爲覆奏速

賜斷決以慰中外之情仍將楊言先爲釋放用全大體  
再念愚臣年老昏耗志慮踈淺行不足以孚人跡  
每招乎疑議致起釁端上干

國體委的有辜委任罪誠莫贖伏乞

聖慈矜其衰老早賜罷黜以杜疑嫌以彰公道別求才  
賢代居輔導之任則人心自知

天道自順臣一身之私幸又不足言矣爲此具本親齋  
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論王邦奇指斥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臣某謹

題爲寬疑獄以弘



聖德事昨日

發下府部等衙門太子太傅鎮遠侯顧仕隆等會問王邦奇等一千人犯事情本臣等勉遵

聖諭詰責諸司欵令再問務見的實來說擬票上

進伏而思之

累朝午門前會問人犯必是干碍人命盜賊邊情不軌  
贓私錢糧等項重大事情今觀王邦奇本內惟甘  
肅夷情事重已該兵部并侍郎張總題奉

欵依條行提督尚書王憲親詣彼處督同鎮巡三司官  
查勘處置先年有罪官員自不能逃其餘多係獲

昧不明之言如正月二十日夜過臣一清家一節  
茫無根據臣一清已兩次從實具奏不敢再陳此  
外有得實者法司已據供叅究皆認為風聞且合  
問人證已嚴刑夾拶至再至三孰不愛其身彼承  
差吏卒干連之人縱使王邦奇所言皆實亦非各  
後之罪既遭嚴刑必然吐露誰肯捨命推受事理  
可推給事中揚言係言官輕率有言固為可怒然  
其心亦欲為國持法不係挾私被拿與各犯一槩  
受刑不無懲之太過彼一人不足惜恐言路相戒  
後有當言者亦復忌避不言所損不細仰惟



陛下仁同天地惟恐內外法司有司酷刑傷殘人命節  
奉

明旨戒諭茲又上體

天道發育之仁當養須

詔軍恩四海而

闕門之近不得早沾

霈澤赤子何知恐生缺望况聞各犯夾拶傷殘已甚若

再提會問未免仍要加刑因而致死者難保必無

臣等仰探

聖意蓋以王邦奇所奏引譬親切料其為實故疑問官

有所寬縱然各官皆

朝廷朕肱耳目之臣事非害已果何所為而巧為

回護以觸

上怒臣等備員輔導又非諸臣之比亦何所為而敢於

忍心逆理以重蹈敷

君之罪哉特以此等舉措關係非輕一有失當將為

聖德聖治之累故不敢不言耳臣等冒昧復有所請費

宏石琯

陛下所眷注所倚任之臣被人指摘私家事情違其僕

從鞠之



廣朝縱使得白所辱已多恐非

聖明平曰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之意也自古君之於臣任者勿疑疑者勿任

聖心有疑乘其慄請罷之可也念其往勞留之亦可也若居具瞻之位而蒙汙辱之恥不加禮貌何以昭示百官非所以養大臣廉耻之風也漢臣堂陛之喻以為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故重大臣所以重

朝廷也今以一夫疑似之言而使師保大臣包羞蒙耻安安不自保中才之臣避讒遠怨孰肯為

國任事可憂方自茲始矣書曰肯灾肆赦又曰罪疑惟輕前項獄情以肯灾則當肆赦以為疑獄亦可從寬臣等犬馬寸心伏望

雷霆震怒

日月回光將此一千人犯

俯從法司多官所問早為發落不必於午門前再問倘有一二未明事情或令三法司錦衣衛照例於京畿道審問務使有罪不得幸免無不至被誣庶以廣

陛下好生之德全大臣去就之體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臣等干

天威無任悚懼謹題請

旨

論邊方在得人奏對

嘉靖六年二月

臣某謹

題竊惟邊方事重全在巡撫總兵得人巡撫得人則賞罰合宜糧米時給官軍自生銳氣總兵得人則士馬精練威武振揚虜賊自然畏服近年以來各邊鎮巡勉脩職業者固有因循廢事者不無所在倉廩空虛士無飽煖操練無法威武不揚以致虜

賊聞風恣肆往往深入搶掠地方軍民受害且師克在和將相協和則成功今各巡撫多有執拗自專凡事不與鎮守總兵商議為總兵者亦多因自已有過甘心卑諂陽為奉承陰實恣讎心既不協事何由濟茲承

聖諭洞察前項事情誠邊方生靈之福也合無臣等仰遵

聖意擬撰

勅書通行戒諭各邊鎮巡令其省過自新修舉邊務協和行事不許以前執拗自專其賢能者降勅獎勵



久任責成不得輒便轉陞否者輕則降等別用重則坐以失律此安邊禦虜之大機也今日御史所報邊情已經擬

旨進呈伏乞

聖裁

論宮中

露禱奏對

嘉靖六年五月

臣某等謹

題伏奉

御札欵於宮中

露禱自明日爲始素服視朝待雨後如故此誠得古

人遇災變服之意

念慮所孚自可昭格

皇天凡在臣工敢不猛省如此行須於今日

宣諭鴻臚寺傳示各衙門官員知之且應天以實不以

文求言亦是彌文進言多拾陳語誠如

聖諭之所及者但各衙門遇有不便於民之事須開心

盡言縱有

成命亦須執奏不許顧忌

陛下虚心以聽之如古帝王之聞善必行從諫弗咈則



恩澤自然下流而

天意不患不回矣

聖意天欲令講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  
其有闕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直錄其義以贊所  
未曉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此誠至治之大本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豈止修省之一助哉臣等竊  
謂經書淵微通鑑浩瀚有難一一研究切見我

朝

憲宗

孝宗臨御之時令講官自

經筵之外專以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二書  
日逐講說甚為有益今貞觀政要且  
姑置之合無今日講官并

經筵講官日輪一員將大學衍義一書  
自始至終日進一篇析其大義叅以  
時事明白敷陳從容講說蓋經書之  
格言通鑑之要旨盡在此書之久習  
熟心志自然開通聰明自然啓發治  
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不難矣臣  
等所見倘蒙



永納臣等當定講官名數以  
請何乞

聖諭自某日為始勿以寒暑風雨有所間  
隔此正緝熙

聖學之要道也謹題

請

旨

又一首

臣某等謹

題節奉

御札以今春入夏亢陽不雨禾麥焦枯欲於宮中露禱伏觀  
御製祝文引咎自責辭懇意篤一念為民之誠溢於言表  
昔者有商大旱成湯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而  
天降大雨

陛下是心即成湯之心也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澍雨之應當在旦夕昨日

發下禮部奏本該本部侍郎劉龍桂等題為祈雨



事該順天府府丞萬鏗題前事本部覆稱早曠日  
久祈禱無應既已無及於夏麥亦復難保於秋禾  
合候

命下之日照例五城禁止屠宰文武百官於次日午後沐  
浴更衣於本衙門宿歇致齋三日仍乞

欽命大臣三員至日祭告

天地

社稷

山川順天府仍督率所屬一體齋戒恭詣

都城隍廟竭誠祈禱務期

天意潛孚雨澤霈降祝文祭品仍行各衙門撰擬備辦等  
因臣等切以遇災祭告齋戒祈禱乃古今常典禮部  
所奏似應依擬但

陛下方竭誠露禱必獲感通未敢擬稟然後思之事神  
祈福必情文之兼盡遇災省過必上下之交修

聖諭有曰事不可瀆禮不可煩蓋為舉祀不如修德但恐  
情雖至而文不足無以致

神靈之昭格達於上而過於下無以感人心之協何故周宣  
特早魃為虛宣王側身修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以為我之禱神儀



牲不愛圭璧既盡而天何不見聽其仰訴之情切矣  
又曰鞠哉廢正疾哉冢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蓋謂  
官長既以焦勞群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欲止而  
不能止其上下交修至矣以故王化復行周道中興今百  
官雖奉

上命變服

朝參其能實心修改省愆救民如周之庶正者幾人哉故致  
齋以祭告齊之爲言齊也欲群臣齊其念慮一其心志  
以交於神明耳切謂祭告宜依禮部之奏查照

先朝故事舉行但

天子祀

天地

陛下既已竭誠露禱於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似不必再祭煩瀆合無擇日

欽命大臣二員祭告

社稷

山川之神行令五城禁止屠宰文武百官先期沐浴更衣

於本衙門宿歇致齋三日矢心滌慮以副

聖懷以祈



天佑

社稷職司土穀

山川能興雲雨精意所孚宜臻顯應順天府官仍督率  
所屬一體齋戒祭告

都城隍之神務期雨澤霑足且今亢旱不止京城近畿為  
然而北直隸各府及山東一帶地方赤地千里麥秋無望  
國本所繫將來民窮盜起事勢誠有可憂孟子曰地  
利不如人和

陛下露禱之誠

天圓知之群臣知之而田野細民則不能盡知也彼見亢旱如

此而祈禱齋戒之典未嘗舉行將謂

朝廷無意於憂民恐不能無舛望之心今將禮部本擬  
票上

進謹此具題伏乞

聖裁

論考選御史奏對

臣某等謹

題伏蒙

聖諭考選御史實為紀綱大壞下民罹殃欲此一舉以肅  
政治朕之本心隨卿等再行議來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小民疾苦故欲臺憲得人振舉紀綱以肅吏治  
使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真

大聖人之用心也臣等昨所擬奏誠以法去太甚人責自新  
今年兩次考察及緣事獲罪黜謫已多不職太甚  
者半皆罷斥其見在任者不拘才力短長誰敢不  
思改過自效且

人君之尊與天同體

照微如月日物無遜情

發言如雷霆人人震怒當此之時若有不能刮垢磨光  
勉修職業非惟難逃國法亦無容於天地之間矣若欲  
再行嚴加考選但人才難得綜核太過黜罰太頻中人  
之資無所措其手足似非

盛世醇厚博大之化也

聖意又欲令掌院事侍即張璠考選堪任御史前去各處  
巡按更換原差御史回還一體考選此固一新政令至意  
但各處該差御史除清軍提學巡茶巡鹽巡關等項  
該差巡按者共二十一員今各道見在員數不多照數  
點差前去則各道缺人辦事其先差御史日月久  
近不同賢否亦異一槩更換人無旌別無所激勵亦  
恐新舊交代之間事體紛更及滋別弊合無令



張璠將各處巡按驗其所行事蹟稽其奏呈支茶  
果有粗疎不堪行事者方者量為奏請更換數  
員懲一戒百是乃為政之體然欲巡按得人必先慎之  
於始謹將切要事宜條列於後伏乞

聖明省覽裁擇可否批示臣等撰

勅上請施行

一考選御史遵依憲綱不用新進初仕之人近例止  
於行人博士推官知縣等官及國子監官內取用  
但員缺常多堪用之人常少所以各處推官知縣  
甫及二年之期即得行取入道貪婪不肖者或

亦得以混廁其間合無除前項官內查照

祖宗朝舊例將兩京主事寺副評事等官訪其素行端  
謹器識老成者與行人博士推官知縣國子監官一體  
考選除用其推官知縣不必拘定進士出身舉人教  
官出身有學行政蹟者亦量為甄拔進士出身  
物議有干才力未稱者量授別官取用之途廣則  
風憲不患於不得人矣至於考選之責全在吏部  
都察院伏覲

聖諭科道官吏部不許驟加陞遷須待九年方許陞仍  
訪察公明及選用科道不許循私大哉



聖言真得用人之要伏乞

天語丁寧部院大臣各秉公心選用不得參以纖毫已私用  
之既公則選之必精矣至於科道陞遷必待九年  
但所陞之官內外大小不一恐於事體有碍宜從吏  
部議奏定奪

一御史試職一年正欲其明習律令歷練事體考得刑  
名疏通方准實授否則令其重試此舊例也近年  
試御史一得入道即與實授官同其於刑名律例  
全不經心一年既滿堂上官惟務姑息不論事體  
生熟一槩俱欲實授及出巡按多有律意不通事

體不知每為二司郡縣官所笑見今在道試御史一  
年將滿宜令侍郎張璠嚴加考試務要通曉刑名  
及章奏行移稍有條理者方許實授若生疎未  
練仍令再試一年或半年如此則自今以後人知自  
警矣夫慎用之於初不愈於汰黜之於後乎

一先年點差巡按必量其才力有餘者差去事繁  
大省次則事簡小省若才力不及者不至巡按  
近年止照年月次序差遣不敢越過一人枉其  
才而用之中人無以自立將終墮於下流矣今各  
處巡按見缺員數宜令張璠勿拘次序斟酌地



方繁簡量其才力處之才力不足者不許點差  
巡按留備小差待其歷練有進一體差遣以  
後都察院俱照此施行

一御史巡按一年滿日堂上官考其有無贓私壞法推  
奸避事方許回道管事此見行事例也近年堂  
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及為屬官所制此例雖存不  
聞黜罷一人所以人不知警宜申明舊例巡按滿日  
堂上官務要嚴加訪察果無前項不職事情  
取其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奏請回道管事若  
有贓私姦懶實跡及行事乖方有干清議者  
不許朦朧具奏回道照例奏

請點謫

論科道互相糾劾奏對

臣某等謹

題昨日

發下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王俊民等福建道監  
察御史劉隅等各一本俱為考察事臣等近  
日節奉

聖旨命科道互相糾劾參看各官所奏具知

皇上慎擇言官以圖治理之意且自謂科道官中間名



實未孚風紀未振豈無其人敢不悉心咨訪仰副

聖懷但臨事者懼當局者迷恐智慮不周以致毀譽失真賢否倒置吏部權衡人物都察院糾正庶僚旌別激揚乃其責任欲乞

勅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將六科十三道覆行嚴加考察庶黜應調奏請

定奪等因照得先該吏部右侍郎桂萼奏要遵照成化年間

憲宗欽依事例聽科道互相糾察吏部初於考功司考

察卷內查無前例後於別司卷內查得成化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為糾劾事該科道等官糾劾新推延綏等處巡撫魏瀚等難膺風憲重職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魏瀚降一級同黃甄俱送吏部除出去科道是言官中間還有這等行止不端的六科着各道糾舉各道着六科糾舉明白來說敢有互相隱蔽事發一體治罪不

饒欽此查照覆題奉

欽依這事既有



憲宗皇帝明旨桂萼所言不為無據你部裏如何早不查明覆奏顯有回護情由且不查究科道官有相應黜調考察遺漏的便着他每照前旨互相糾舉來說欽此後各官自陳乞罷不

允且蒙

天語詰責仍令互相糾察今王俊民劉隅等又奏前情臣等竊詳桂萼所言因見近日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兩京五品以下京官去留黜陟聖斷已定科道官又行拾遺舉劾亦有去留科道言官所係尤重獨未有拾其遺者故有前奏如吏

部所謂補偏救弊之意但成化年間考察京官尚無定例偶因舉用巡撫官不得其人故有前

命後來定為十年一次考察又改為六年一次愈嚴密而部院之於科道尤有干物議者一例考退未嘗有所假借以此互相糾察之例不復舉行六十年于茲矣今年考察六科退四人十三道考退十人較之各衙門未為不嚴中間遺漏難保必無但各官必涉疑懼甲可乙否不能皆同尤恐迷於所見或至失人反為治體之累故欲仍付吏部都察院覆考則強列必明去取無誤原其本心蓋亦上畏



國法下恤人言豈敢故為推避自蹈違背

明旨之重責乎臣等又竊思之科道耳目之官網紀所係必  
類

朝廷作養培植之庶幾得以展布不然則畏罪懷祿務  
以緘默取容官邪何由而糾民隱何由而達伏觀  
陛下嗣位以來聽言納善惟恐弗及於科道之能舉職者由  
擢京堂外遷藩憲待之亦既厚矣問有黜責乃  
因其可罪而罪之委任臺諫之心固未嘗有間也今  
觀各官情詞似太窘迫志意似有銷沮尤望  
聖明有以體悉而振興之爾合無

念考察之未久惜人才之難得暫從寬貸免其互相糾劾  
待下以六年考察之時申

勅吏部都察院於兩京科道官嚴加考劾不使非人濫廁  
乎其間科道拾遺各衙門之後聽其照先年事  
例互相考劾不許容隱如此則自今伊始人心知警  
言路自清惟復

俯從各官所請

命吏部會同都察院將科道官覆考果有遺漏未退  
之人應黜應調具奏

定奪各官原奏未敢擬票伏候



聖明裁示施行謹題請

旨

論陳道瀛辭職奏對嘉靖六年六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

發下陳道瀛辭陞職一本看得本官具本辭免又不曾

謝

恩却書太常寺卿職銜蓋此免者揣已分之不堪懼公論之不愜愧耻之心也書新職銜者闕於事體昧於禮法粗疎之過也此事在此等之人固不足責但本官更

却初擬補卿缺誤蒙

御筆點用臣等即具揭帖以為不堪其義我有二太常寺卿乃在京正三品衙門掌印官主典

天地人三禮虞書之命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豈此等庸流所能負荷何以享咨乎

神明何以對越乎

天地輕祭祀之事為典禮之辱其不可一也先年雖有由樂舞生致位正卿者如李希安崔志端輩皆戒行清修威儀中度積有年勞歷寺丞少卿階至三十餘年乃得至此陳道瀛授官贊禮即係本寺九品屬官



今方十有三年由寺丞陞少卿不三箇月遽冒此重任  
以兼總禮樂網紀道流人心驚駭物議沸騰其不  
可二也

陛下方講明大學以求修身治天下之道正在明道術黜異  
端此舉甚非崇正抑邪之意道術何由而明異端因之  
益橫其於

經筵

聖學不無有干其不可三也夫無是三者故於吏部之  
本不敢擬票經數日間仰俟

聖明必有所處至本月二十五日文書房官始持臣等所  
進揭帖到問云有

旨着擬票臣等疑

聖意有在不敢終忤遂將吏部本擬陞道瀛前職次日  
文書房官來催票臣等前進揭帖始大愧悔知

聖明本欲采納輔臣之言臣等見事不敏持議不堅至  
此使

盛德之君有此舉揚之誤臣等之罪將何所辭今道瀛  
既自陳辭避伏乞

聖明允其所請使仍居舊職以供唱贊導引之事乞  
勅吏部於廷臣中務選年深望隆音吐洪亮禮儀閑



熟官二員上請

簡用庶名器不濫用舍得宜

聖學無累

聖治有光而臣等輔導失職之罪亦可少逭萬一矣臣不

昧戰慄待罪之至謹題請

旨

論陳道瀛陞官奏對

臣某等謹

題昨日發下吏部一本為缺官事照得太常寺卿員缺  
推舉得本寺少卿吳大田陳道瀛俱堪任伏蒙

御筆點用陳道瀛臣等相顧駭愕不知所為敢勉遵

聖意票

旨上請而有所未敢也切惟太常寺卿即有虞秩宗知

官典

天神

地祇人鬼之禮佐

天子以交於

神明以享於

天地

宗廟者也卿又一寺之長秩正三品序在光祿卿太僕



卿等官之上稽之史傳其選任至重我

累朝列聖皆懋選甲科之英儒林之彦以居之歷官  
年久始加以崇秩如成化間劉友弘治間田景賢  
正德間劉愷皆官至尚書或加太子少保

皇上即位以來用法舉由太僕卿張瓚由左通政近日聞  
淵由順天府尹陞授皆積有年勞而後至此其少  
卿寺丞間用本寺樂舞生出身官員取其閑於  
禮儀習於音樂然亦不輕畀之如先年之蔣守約  
李希安近年之崔志端皆人品修潔舉止老成音  
吐洪亮奏對條達崔志端臣等嘗與之同

朝之其歷官二十餘年而後陞至正卿今道瀛正德十  
年方統授職贊禮郎係本寺九品屬官今不及十  
有三年何得躡居卿位雖館閣科道名宦未有  
若是登用之速者况本官今年三月統陞少卿遷  
轉太驟於物理為不祥於事體為不順於名器為  
太濫於選法為出格此

命若下未免人心驚駭恐吳大田之心亦有未平彼道瀛  
者有不愴然於懷赧然形諸其面目哉

陛下如念道瀛禮儀頗熟使居佐貳以供唱贊引導  
之事乃其所長亦其職也豈宜登之卿位以兼總



禮樂綱紀道流未論正途彼安能望守約希安志  
端輩之二裁及照吏部統百官本寺既無相應官  
員雖有前

旨亦當明白執奏

聖明必有所處而遽以不相應之人塞責似為失職臣等  
又安敢苟且將順緘默不言以負

陛下輔導之託乎且

陛下潛心大學方將明道術黜異端不應有此過舉  
以為

聖學之累乞將此本

批發吏部別推相應官來用陳道瀛令其仍供舊職  
庶得事體穩當人心協服前次奏本未敢擬上  
謹昧死有言伏俟

裁示謹題請

旨

伏讀

聖制衣奏對 嘉靖六年

臣某謹

題欽篆

諭示



聖制衣箴著畧

親諭宸翰光彩煥發著釋既明義禮亦備臣等三復莊  
誦不勝欽仰切惟

君心萬化之源然自漢唐以來號為賢主能知心學  
者鮮矣唐之太宗稍知其槩而無格致誠正之實  
功顧其心未免為慾所動其治僅足以小康而已  
皇上之心澹然無慾成湯之不濫聲色不殖貨利文王  
不敢盤于遊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無而有之前  
者伏覩

聖制衣箴一箴自整言述已仰窺

聖心之誠敬無差純一不雜矣乃今益知

聖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臣等備員輔導深愧無能

仰贊萬一又蒙

御筆批示所覆

御用監地土本又覽

陛下是心推而達諸仁民之政此其一端也孟子因齊宣王  
不忍一牛之斃觫謂此心足以王天下彼先王者亦  
隅然耳豈若

聖心之誠於中形於外由是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臣等切見近時近京裏八府民間地土多為各



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

皇莊其間占奪軍民徵糧地土者比比有之小民經年控  
訴不得復業民既失其常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  
為盜耳既往不及追論伏覩願

陛下自今以來有所乞討勿再

賜施行有所控訴乞

命諸衙門查埋從公歸斷庶使小民有所恃以為命且  
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則四海安伏惟

聖明留意





閣諭錄卷之二

奏對

論世廟樂舞奏對 嘉靖六年六月

臣某等謹題昨日

發下錦衣衛百戶隨全奏本內稱

世廟祭祀止用樂文舞生而無樂武生似於

天子禮樂有所未備歌

勅禮部評議增添隨奉

御劄全所奏如可禮部會張璠便着議處如朕諭之不用武功之  
舞所以專謀





太廟不為缺典命卿等計議來行欵此查得先該太常寺奏定  
樂舞照依

太廟文武並用大學士黃宏同臣等議謂  
太廟初獻用武功之舞今

世廟三獻當用文德之舞蓋以

恭穆獻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為尚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俱用文德之舞欵此後禮部題選舞生伏蒙

垂問不用武舞之意臣等又援引漢書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帝廟則又奏

昭德之舞蓋謂高祖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文武之舞惠

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今

世廟止用文武亦此意也荷蒙

允行今事體已定而隨全乃復屢以為言其意亦欲禮樂具  
備以廣

陛下之大孝未為不善臣等聞之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舞者所以明功也功德無二道史臣贊之曰堯放勳

堯之峻德在其中矣孔子之稱舜曰大德豈無功者哉

惟樂舞之用各有所明漢高以武功創業正與我

太祖同故宜兼文德武功之舞漢文帝史稱德厚侔天地利澤

施四海而廟祀乃用昭德之舞以明其休德以其未嘗有



武功之可見也

恭穆獻皇帝雖未君臨天下而德厚量宏仁聲久著又焉  
生

聖聰明之聖作民父母德被生人豈可量哉而不用武功之  
舞者稍別於創業之

君

陛下所謂尊讓

太廟不為缺典誠是也三代而下守成令主漢文為第一不言  
其武初何損焉

世廟止用文德之舞而

獻皇帝祿後世之大功孰不知之全又援文廟

先師孔子之禮謂非

天子禮樂則尤不然孔子剛述六經垂憲萬世其功蓋有賢  
於堯舜者

先朝既祀之以

天子之禮樂何惜一武功之舞而不為之增入哉蓋知其有  
不必然之故耳且去歲進

獻皇帝實錄群臣致辭稱賀有神功聖德之文宣  
制亦曰功德配天

陛下疑而下問於臣等稱述



皇考不知可與

太祖

太宗同否臣等遂致辭曰

聖謨

睿德制曰聖德格天

陛下乃允而行之臣等稽首嘆服以為不可及今稽之漢文  
之典方諸孔廟之禮而又推原

陛下之心則

世廟用文德之舞止宜仍舊不須再議乞以臣等此奏下  
之禮却使人知

大聖人之所存所為有非小臣之所能窺測者而庸淺之  
議不敢復置味其間矣謹題

請

旨

論遊兵將官奏對 嘉靖六年七月

臣某等謹

題為議處遊兵將官事照得陝西三邊將材固多可取而  
延綏將官尤稱驍雄三邊軍士固皆可戰而延綏軍士  
尤習戰鬪至於遊兵官軍又各營之所挑選遇警直前  
見敵不怯然別鎮官軍自守其疆各戰其地惟延綏遊



肯三枝兵馬東則策應大同宣府西則策應陝西寧夏甘肅三鎮終歲勤苦軍不解甲馬不解鞍其勞瘁比之各營官軍獨甚焉夫軍雖勇銳必得猛將將之近日延綏遊擊將軍劉淵改任大同提督尚書王憲楚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防禦固原地方適遇大虜入寇卜雲奮勇力戰部下共斬達賊首級七十五顆奪獲達馬一百八十疋夷器九百餘件諸軍生氣合謀併力遂成大功本官體貌魁梧膽氣猛厲先年慣經戰陣驍勇者聞後乃因事廢棄臣前提督軍務調取麾下驗其才力委的可用嘗疏薦于

朝未蒙擢授尚書王憲今乃用以成功夫以延綏之驍將統延綏之勁兵兵將相知士卒親附宜其所向之無前也頃者兵部乃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充遊擊將軍且遊擊之官披歷荆棘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齊力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壘如李佐者曉暢邊情熟閑戎務臣亦嘗薦之但體肥遲重不耐勞苦用為守將則有可觀使統遊兵則恐不足夫人之才各有所長用各有所宜遠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無不用之人卜雲初成大功未及陞賞一旦奪其所領之兵以與它人而使之閑散非惟喪邊將之氣亦恐失邊人



之心臣舊所統轄知之頗真事干邊務關係至重不敢  
不言伏望

聖明念將材之難得思人情之當體乞

勅兵部上

請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遊擊將軍以備宣大各鎮策  
急徵調應援李佐持有相應分守將官員缺另為推  
補如此則用之不枉其才處之各得其地矣再照延綏  
沙漠地寒收成寡薄兼以廩截空虛糧餉不能時給不  
獨卜雲所部遊兵一枝其都指揮楊時所領遊兵并副  
總兵趙瑛所領奇兵皆不時調遣未嘗休息軍裝破損  
家口飢寒深可憫惻近日楊時遊兵調往大同蒙

准每員名各賞銀二兩軍士必然鼓舞生氣趙瑛奇兵昨  
在固原與賊鏖戰亦多斬獲之功乞將卜雲遊兵趙  
瑛奇兵一例賞銀二兩使之修補軍裝養贍妻子就  
於延綏官庫支給如延綏無積兵部量發馬價銀兩送  
去應用夫以二枝兵馬共六千員名所費銀不過一萬  
二千兩而軍氣自信兵勢益揚他日東西應援克敵成  
功必仗此軍公家所費不多而所得則不少矣謹題請

旨

上報曰卿等說的是延綏軍士素聞驍勇過於它兵卜雲



新建大功陞都督僉事充遼東將軍統領遼兵馬勅  
與他并趙瑛所部奇兵准照楊時邁兵例每各賞銀二  
兩都着用心操守防邊禦虜李佐待有缺別用兵部  
知道

論保全大臣奏對 嘉靖六年八月

臣某等謹

題今日發下大學士賈誅認罪本蒙

御批賈誅擢居內閣朕所重任豈可私通書東為人囑託  
雖與獄情無干亦不合通書巡按革去散官看致仕  
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

命驚懼交集切惟賈誅荷蒙

皇上登簡任居內閣自宜畏慎守法正已率下却乃私通  
書東與巡按御史與人道達姓名希圖顛盼雖與獄情  
無干亦於

國法有礙

聖恩不加深責止是革去散官致仕已見

天地包容之量矣但古之帝王進退大臣務從渾厚我

朝

列聖於凡公輔重臣雖有過失多不明指其事待其自陳  
而以禮罷遣之所以養大臣廉耻之風而為一時臣工



之勸也伏望

聖慈憫其侍從有年稍存體貌認罪本姑如常批答待其陳情乞休仍照原任散官職級少加

恩典令其致仕以全始終之節詠自取罪愆固不敢惜而臣等同事之臣亦與有榮在

朝臣工咸知所勸勉矣謹將

御<sup>批</sup>并別票一紙隨本封

進伏乞

聖裁

論御史鄭洛書奏對 嘉靖六年八月

臣某等謹

題欵蒙發下御史鄭洛書一本為獻愚忠請審

天威以弘

聖德事伏蒙

御批這御史所奏言雖似忠意猶庇護姑不查究再來奏擾決不輕恕該衙門知道欵此臣等細觀鄭洛書所奏忠謹切直乃臣等所當言而未及言者洛書獨懇言之不勝愧悚且

陛下大奮乾剛雷霆之威凜不可犯而洛書盡言無隱其跡雖庇護其心實出悃誠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良由



陛下之聖仁故小臣得效其忠直耳况今法令已彰威刑已肅霜雪之後正當繼以防春象

諭姑不查究已見

聖度之包荒而身來奏擾決不輕恕之言無以開臣下納忠之路謹將

御批并別票一紙隨本封

進伏乞

聖裁

論遷

陵奏對 嘉靖六年九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欽奉

御劄因得張錦之奏

諭及遷

陵事其於利害得失言之盡矣又欲令臣等用心詳議以求  
停當臣等仰見

陛下純孝之心不忍違

親又不欲背理雖曰虞舜文王處之亦不過如此緣此事臣  
等雖前此不與會議然竊有所見以為決不可輕舉  
何者地道尚靜宜安



山陵既定其靜已久一旦遷而動之則地失其利矣  
大事既袞體魄已安無故舉而遷之則

神不得安矣不靜不安臣子之心非惟不恐且恐有他虞  
誰執其欲

聖諭所引

祖宗之事誠可為法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以

仁祖初葬淺薄嘗欲遷而厚之卜者以為不可謂其地且

減也遂不復動乃設

皇陵祠祭署於鳳陽

陛下設

顯陵祠祭署於安陸之

松林山而以

聖母之親屬奉祠正合此意且山川靈氣不宜發洩今士庶

之家其父母墳塋既葬之後不敢輕有與作况遷改乎

誠懼洩在山之氣驚在地之靈耳古今凡有遷葬者皆

有利害不得已而為之若葬得吉壤則厚加培植豈

敢復有動移夫自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為



天子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四夷來王不謂之吉壤可乎無  
故議遷臣等決知其不可也伏讀

聖諭廟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葬祖考之體鬼也故古  
者墓可使人代守廟不可令人代祠而代祠則非血氣  
相貫通神必不享墓則令人看守而已孝子順孫若  
有他適必載神主以行今

世廟既成祭祀有

主

陛下之心可以慰矣安陸在數千里外若使

靈輦播遷陸路則不勝其震搖水路則又慮風濤不測之患

當是之時臣等恐

陛下之食不得下咽卧不得安寢矣故獻遷

陵之議者非愚則諛豈真有愛

國之意哉

陛下又謂

面承

聖母訓告欲啓請

靈駕來京仰惟

章聖皇太后聖善之德純懿之行初斷無此意是必有小人  
構言間之



陸下愉色婉辭以應之最為善處孝者矣且

聖諭之論孝至矣更復何言然孔子以無違為孝乃謂人子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耳非以從親之令為孝也孟子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所謂順者乃謂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非專以承順為孝也孝子之事親固在不背於理而諭之於道否則以大義處之而已彼小人造言至有他日又隨南行之慮此事理之決無者倘此言上徹

慈闈

陸下宜有以慰解之至於後千百年奉遷

寶駕同附

陵室如

聖諭所謂秉凶從事者雖古禮所無而後世之人亦恒有之萬一

聖母之念未釋此言進之未為不可然

聖母盛德在躬修齡遐福未可測量何忍遽言及此要在聖心委曲開導從容調護之而已

陸下又以儲嗣未立為慮引咎自責

一念之誠

天實鑒之此中外臣民之所懸懸切望者尚願退朝之後